

左氏博議三編

左氏博議
三編

左傳博議三編自序

漢以來諸儒說經安其所習毀所不見各是其師互相爭擊其於春秋尤屬聚訟然春秋之義自孔子出孔子沒而微言絕當孔子作春秋時孔門高弟如游夏不能贊一辭降自高赤已多失其本義況後世諸儒穿鑿經言附會時事宜其不足語也英也讀經之下玩其本文考諸三傳常有所不安矣自顧淺學眇聞不敢以譏議之見窺測聖經以爲無所師承而妄爲臆說又諸儒之所笑也嘗以左氏依經立傳原本附末或紀而不斷與經相發或遂論其得失雖意不盡合於孔子而其述國家興亡治亂君臣暴弱賢奸天道災祥吉凶人事得失善敗如見其圖如示諸掌自七國以後史所載政事之根柢人倫之變局敗家亡國女子小人之情狀具於是書乎見之其亦可以觀矣顧齊桓晉文之事亂臣賊子之案與史官之大法其崇論閎議可爲法戒者左氏著其什九而其自相牴牾或好事而失之誣者後之君子皆能言之英也竊取東萊呂氏之義讀其書拾其所遺者因而究焉旣不敢窺於孔子之牆亦非以摘左氏之伏蓋有觸於胸斯筆於簡固自一人之見云爾後之覽者謂我借左氏以涉史謹謝不敏謂我因傳而測經則我之所不受也今年夏客濟南無事日有札記月而要之十二公共一百一十事得文一百一十有一錄爲二卷以俟君子康熙四十三年秋九月金陵朱元英師晦甫書

左傳博議續編卷上

金陵朱元英撰

元年春王周正月

孔子不以夏時冠周月姚江王氏之論可謂辯矣豫章熊氏曰陽生於子卽爲春陰生於午卽爲秋是之謂天統其言也確尤可守也而今之明春秋者主胡氏胡氏曰書春行夏時也以爲此孔子之志云爾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孔子嘗以論爲邦於是乎因春秋而以其志見之守其說者堅或與之博辨而終不悟曰吾受之孔子也夫徵古而受之孔子吾乃持後儒之說斷斷然與之爭以求勝彼方以爲罪之大者而肯聽其說哉宜其益堅也余請易其辭曰孔子之志豈不以建寅以爲春首以序四時則協人事便政令天人合德上下一聽無月朔月令參差錯互之紛紛乎必曰然然則孔子將行其志當書春於周之三月四月五月書夏於周之六月七月八月秋冬以次移焉不應逆而書春於夏之十一月夏正月寅也周正月子也行夏之時而加春於子月爲行夏時乎爲用周時乎春秋紀事之書非教農之書書正月則周王之正月書春則周王之春左氏簡而明矣胡氏未之思也而世儒終身惑焉則本胡氏之書而曰孔子之志余不敢以盡信矣且春秋尊王而首變易其大章孔子奚以治亂臣賊子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郕

隱公元年

夏四月隱居攝之四月也蒞政方新宜有德威焉以鎮於其下而費伯創非時之役不稟命而用其民費伯殆將示權於國人以建於魯故乘攝主之間以有此舉也延及昭定三家以張遂使魯有大夫而無其君三家之強非費伯作之備哉甚矣隱之選輒而不能君也不能君而在此位乃優優然睹強臣悍族之肆行無忌於國則是敗之也語曰爲虺不摧行將爲蛇兩葉不伐將用斧柯夫我見其虺與兩葉也而束手以縱之豈獨自喪其斧柯之用固已萃而授人以柄矣安在後人之能摧伐之哉是故公家之多故奸人之資也司馬氏之於曹魏桓氏之於東晉皆是物也國家無事朝廷勵精則無所容其蘖而銷之常早國家有事內爭利於父子兄弟之間則奸人乘閒以生其翼而置之毒聖人曰知幾其神乎知之者絕惡於未萌也隱公居攝費伯城郎君子可以觀矣

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

隱公元年

國君之於弟其能恩義兼盡處之合道也難已哉母在則母驕憐之不得納於度卽無母矣弟吾天性之親也不可繩以法漢淮南厲王殺辟陽侯於朝居處驕甚袁盎言於文帝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削其地弗用淮南益橫後以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乃遷之蜀檻車傳送袁盎復言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遇霧露道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弗聽厲王行至雍死文帝爲之輟食哀哭見袁盎而悔之夫悔者人之爲善者機也用此可以開導主上陳古今而立之制永爲後世子孫式因使

人主之於弟匡之以義而得盡其恩則古大臣至誠悟主引之於堯舜之道者之事也豈不出此而曰此往事豈足悔又盛稱三高世行以諛帝而解慰之且多其過於有司曰有司衛不謹由是以談文帝不幾無過矣乎惜哉盎之學得之口耳雖立朝廷常引大體而未究其本末聞於帝王之理也舜封象於有鼻使吏治其國納實稅於象所以富貴之舜常常欲見象象源源而來所以親愛之既保其身又無暴於民此非古帝王待弟之故事哉盎苟乘帝之悔說之學舜立制以垂子孫雖無及於厲王足爲漢良法世世賴之則盎前兩諫爲不虛矣不益見盎忠告之大哉惜也止於分王其三子以慰檻車之鬼也鄭伯克段於鄆三傳皆罪鄭伯其言詳矣而左氏獨曰書鄭伯譏失教也夫使鄭伯封段於京而又教之不幾於道乎余讀左氏有感於袁盎論淮南之事故書而識之

宋穆公卒殤公卽位 隱公三年

穆公致國乎與夷左氏嘉宣公而說之以詩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信如咸宜而荷百祿也則與夷不殤矣與夷之殤宣殤之也幸而穆公不悛不害終穆公之世與夷無恙使穆公而爲宋太宗則與夷幾何而不爲德昭德芳也曾及逮於公子馮之手乎夫宣公爲君與夷爲太子父沒子嗣正也穆誠賢於與夷以與夷爲君以穆爲相使佐宋國則社稷國人皆將賴之其當時無居攝易樹之紛其後無弑君亂國之禍乃所謂其子享之也命之是宜而百祿之荷固在宣公之不立弟而立子也會隱攝而害其身宋穆攝而害及於嗣君故有國者

世及之典不可不從先王之正也且使穆而不授國乎與夷則不義如殺馮而授國乎與夷則不仁甚矣穆之賢也猶逐馮而致國乎與夷也然則宣公立與夷而相穆公馮固無自以生覬覦之心則與夷不殤矣公羊子之責宣公非刻論也左氏失之吳諸樊餘祭兄弟相授而亂在闔廬宋宣穆相授而亂在馮如出一轍故國君有子立子無子立孫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

隱公三年

內寵匹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衛州吁之母有寵於莊公州吁固公之愛子哉寵其母以及其子人情之常乃溺而弗察至於好兵而弗爲禁則是莊授之刃以殺嗣君也雖然此非莊公之所能知也聖者絕於未萌明者見於始生勇者斷於將蔓莊弗愛於妻而溺於所嬖嬖其母愛其子不過用愛妾嬖子之樂以自娛爾雖石碯有言且必以爲太子自定吁於何有因忽其言而益縱之凡所謂後此之禍機將來之國變莊胷中初無是物焉嗚呼彼惡知其卒殺完而亂衛耶夫殺完而亂衛石子之所早見也寵其母愛其子則莊公之所知也世主之不禁愛子者多矣幼則不禁其戲弄少長則不禁其遊佚辟於宦寺則不禁交於外臣則不禁皆溺愛而失義方之教者也而其甚乃至於不禁其好兵兵凶器也無有於兄亦無有於父今日好之他日惟其所擬耳危哉莊也其以完代也故先王禮制之設不廢於宮庭衣服有制出入有度財用有程頒賜有節公帑雖富不以資其子蓋杜其萌也夫宮中之子至於好兵而弗爲禁莊烏得以有其子完烏得以有其弟哉噫嘻終風且暴

諸浪笑傲衛莊公狂易之人也謹幾慎始非其所知吾以戒後之君子

石碯教厚朝陳

隱公四年

犯顏切諫怒其君而殺其身余無取焉忠慤自喜義形於色僨國事而殺其身余無取焉夫忠者盡吾心於人所不知之處而終有濟於國則石子其人矣州吁好兵進諫於君不聽而止無有煩言其子厚與州吁遊嘗禁之矣不可而止然厚不知其父之惡我也石子亦不使其子之知我惡之也此其於妻子之際可謂密哉機事不密則害成石子知之矣若乃桓公既立不以其身立朝鎮物而老而家居議者未有不以爲耄而避事者也是烏知石子之意乎州吁之惡也將弑其兄何有於臣厚之惡也將用州吁以弑其君□□富貴何有於父老而家居則州吁不之忌厚不之畏不忌不畏則無疑石子之心而吾得留其身以爲後圖故其後厚問定君於石子焉厚信石子而二人如陳以卽殺焉石子之智蓋有以知州吁之必爲亂其子之必敗之而乃老而退處於無用之地以伺其隙而匡於後也故石子不難於忠難於卒能殺二人以成其忠不給之朝陳則不能殺之不老則二人忌焉而不信其言莫之朝陳矣霍子孟受武顧命擁昭立宣光爲師保功名與阿衡周公等而陰妻邪謀忍而不發自貽傾覆宗族誅夷由於私厥妻也石子心惡其子燭其始萌滅諸旣熾不恤其私卒以忠顯賢於霍子孟遠矣夫終始一心毫不忘公忠也使右宰醜泄殺州吁於濮使其宰孺羊肩泄殺厚於陳勇也先老以藏其機給厚以乘其露智也智深勇沈而後乃成其忠斯所謂純臣云爾一言之犯君一事之矯枉何

爲也哉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隱公六年

東遷失之大者也西戎之遠而晉鄭之依則未知晉鄭之不爲西戎也平王去宣王未久也夷厲之世王綱隕替喪亂薦加獫狁內侵徐方不靖西周嘗不振矣然而宣王勵精內修文武之政用仲山甫召虎諸人義征不憚北逐獫狁千里之外南靖江淮復先王境土因狩獵朝諸侯東都號稱中興何其烈也所用人非西周之人耶所用賦非西周之賦耶令平王遠法文武近倣宣王任賢臣振綱紀誅罪人復父仇督農而耕豳岐豐鎬之田足以富教戰而厲豳岐豐鎬之人足以強以西周再興雖四方諸侯皆平有也豈徒區區晉鄭哉而敝屣棄之以遷於東豈不以吾東而得所依則足以避西之逼乎嗚呼此失之大者也從古兵患之來未有避地而可弭者也避之去百里則又來則又避之去五百里則又來則勢將復避之若晉之建業梁之江陵宋之金陵臨安福閩必至於窮窘促迫以亡而後已何則避者氣奪於寇也氣奪於寇則寇益進且夫倉卒而遷都則官司不暇擇制度不遑立所從兵旅來遠地而念故鄉有父兄妻子之憶而懷順敵求免之私撫之則驕而有狂言以威鎮之則怒而多叛其勢不得不寬法厚賞以幸一日之安而吾之故土敵耕之以食矣吾之遺民敵生聚之以用矣夫被兵之地未有不荒者也然三歲之荒有十年之稔招輯而復其業則富可立待也其人亦未有不怨者也然上有罪己之詔則下有流涕義奮之民獎勵以作其氣則強可立致也舍此不務舉祖宗根本之

地付之秦人而東遷以依晉鄭徒以避寇耳夫寇之興豈必在藩籬之外哉今不務自立而計出於依人依其弱者則不足以恃依於强者則彼挾天子以禍福天下卒以身危平王以爲依晉鄭可以無恐而他日有爭政之事有溫季周禾之侵有射王中肩之辱鄭方時時爲寇於王室而無忌焉無他以東遷也東遷則卑弱卑弱則諸侯易之魚脫於淵虎離其林釋利器而示人以徒手誰則不侮我哉其初以有依晉鄭之志而成其東遷其繼以東遷之弱而來晉鄭之侮故其失在東遷而已矣先王之政吾之權也吾之有權吾之有土也吾之有土吾之居勢而制人者也土失則勢失矣東遷之主烏得以有西周之興乎是故國之有寇者常再振有寇而遷都者必亡

鄭伯使宛來歸祊

隱公八年

祊鄭伯從天子祀泰山之湯沐邑也天子不必皆親祀泰山而鄭伯命於宣王宣王中興周嘗朝諸侯東都則有巡方封禪之志焉故鄭得賜湯沐之祊於泰山之下則祊者鄭之守土也許田魯朝周之湯沐邑也周之先王朝諸侯於洛師以四方來者道里均也而公侯牧伯必有湯沐之邑以爲止息之所則許田者魯之守土也鄭以祊求許魯以許易祊豈徒私易土田之罪哉其薄周而無王也有不可掩者矣夫魯必無朝周之心而後棄許使猶有朝周之心則許者乃所以頓車馬釋行李齊宿以覲之處也必有公宮焉必有徒舍焉今以予鄭則朝於他日不其露處而野宿乎魯曰吾無所事朝何以許爲是故以之易祊而不恤也鄭曰王室而既卑矣

巡狩諸侯封泰山禪梁父周烏能有此事哉越魯而田祊不如許田之近也是故請於魯而以許易之嗚呼此
尤足以見東遷之敝而王之不振矣令桓王鑒平之積弱發憤自強脩德舉政復文武之守考周公之典以巡
狩勤諸侯朝覲隆王室則彼許祊者魯與鄭理治之不暇敢各棄之哉然鄭之無王人皆喻之魯之無王吾爲
魯惜魯禮樂之宗而同姓之望也以入祊之便廢先公之廟而自陷於惡魯又奚以樹於東諸侯之上乎他日
王取鄆劉蕩邳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則是天子諸侯並由市道矣嗟乎周道親親薄周而無王先
由魯鄭則四方躬桓蒲穀之主安在能忠敬守法尊王哉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

隱公十有一年

翬佞人也而好事可謂小人之尤哉彼其先易隱之爲攝主也而固請以伐鄭又嘗先會齊鄭以伐宋皆非隱
命而悍然行焉是其心久無隱矣將魯是專則一隱一桓之間有惟我左右之意爲隱者在其位宜正其政不
得以爲吾攝也而姑息苟安以與小人共處於國中小人在焉有害於我必有害於嗣君將有害於嗣君非
攝國圖安社稷之道也將有害於我我烏利之哉夫翬以爲隱安爲君矣佞隱而自固遂出於殺桓殺桓之辭
出諸口則翬之刃必有所向桓不受則隱受之而隱猶得謂翬有愛我之心而不忍誅其奸乎隱於此時正其
罪以誅翬而授國乎桓於是乎歸菟裘以老沒身焉無與一事夫然後終吾之爲攝也不授國乎桓翬亦宜誅
夫人未有逢其刃而不避者也隱毋乃以翬爲惡桓而愛我乎愚矣求太宰而志於殺惟利是視何有尊親不

斷於鞏卒以遇弑隱自召之也存小仁而失大智君人之深戒哉

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

桓公六年

魯東方諸侯之宗也願事魯者衆矣莒紀滕薛邾鄆曹杞無論已卽宋衛鄭陳意亦未嘗薄魯而魯常自菲薄以自棄於諸侯故諸侯不附而服於彊齊楚之迭霸同姓之羸也同姓莫隆於魯魯不克振故失諸侯於異姓而齊楚彊矣敦信明義尊尊親親魯之世教也彼以其力吾以其德彼以其詐吾以其仁人之歸之如水就下於是率以朝天子尊周而攘夷以扞衛中國安天下可爲動者爲之動可爲謀者爲之謀魯之易霸十倍於齊威文之事不足稱也紀侯成齊之請非霸魯之一機哉因我以請王命重我也我爲之請重王也重王於齊以請齊紀之成名之大者也春秋之世名猶可以屬天下誰敢犯名以惡諸侯者紀而得成於齊天下之爲紀者德我矣而爲齊者勸矣夫服天下者道二禮與兵而已矣兵者魯之所不能也禮者魯之故物也其所宜能也春秋之世蓋有先王之遺澤焉雖有九侯未嘗敢蔑禮而任兵禮莫大於邦交邦交者衆人之深願也凌奪者衆人之隱痛也我樂諸侯之交而重之以王命則二國之交成二國之交成則衆樂之於是諸侯將咸勸焉彼齊烏能不釋紀以取惡於天下乎故收紀以來諸侯連諸侯以陰制齊卽天下之爲齊者伏而不敢動矣然則魯之霸也恃禮有餘無所事兵而桓曰不能豈其畏齊之強歟夫齊強以兵魯強以禮兵不足以勝禮春秋之時務也吾奈何棄禮而忌兵哉禮魯之利器也已則臂劍而不知拔乃束手以制於人桓可謂不善用長矣他

日周紀婚而紀不來吾爲魯惜此機焉

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於晉

桓公八年

命德討罪舉廢繼絕天子之政也政不出於天子而後諸侯專以亂諸侯專以亂而天子復其政則權歸於上而諸侯靖焉翼哀侯光周之自立也曲沃伯伐而獲之獲而囚之蓋已無王矣旣而誘殺小子侯不道不仁於斯爲甚夫并翼曲沃之志也并翼而不見制於方伯不見制於天子曲沃之肆豈有底乎昔晉封曲沃而不討前人之失也桓王惡曲沃之凌翼而爲之立哀侯以定翼猶有天子之柄焉及小子侯弑復命虢仲立其弟緡桓王於是尤傷之矣雖然立君以繼晉天子所以恤諸侯之禮也而罪人不討討而不窮治其罪以絕於天下則天子之刑未之行也王於此宜正告天下以曲沃之罪而率魯鄭宋齊諸大邦以伐之遂絕其世而復晉之故則可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王不出此次年虢仲乃以芮梁荀賈伐曲沃而非王命也豈惟朝廷失其政刑且以致曲沃之益張而無所忌焉故曲沃卒滅翼以自樹於晉於是乎周不足以制之矣然則立緡之舉苟延翼而已矣王之不振諸侯且共窺之而無所忌於大司馬之政周之失諸侯未必不自此始也豈待僖王一軍之命而後替哉若夫桓王惡之僖王建之桓而有知愾可知已顧縱之於未張之日而失其所以制惡之道則是我傳虎而翼之也入市而噬人又誰愾焉

虢仲譖具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

桓公十年

號鄭周之樹屏也不可以自搖況爲臣以伐其君哉詹父有辭直詹父可也讓號公可也直詹父留而祿之可也讓號公爲之正其事於國人可也天王之師安得爲詹父出乎王可以伐號王不可以爲詹父伐號詹父不可以伐號尤不可以王師伐號詹父而以王師伐號也詹父亦非良人矣以者不以者也法不當以而以王師伐之號且有辭王師不可以而詹父以王師伐其君詹父且有罪矣王毋乃受其辭而不察其德以有此舉乎詹父之辭吾未之詳也然非直而順於聽王必不怒而爲之伐其君號公必不奔而避其臣則號公詹父之是非可不鞫而決者也抑吾未知號公之過其無異於衛成公乎其猶異乎詹父之直其同於元咺乎其有不同者乎卽令號公同科於成公夫亦王刑之所不加也元咺之獄具晉文請殺成公襄王不許且曰君臣無獄君臣而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今使襄王而殺成公猶正其刑於王朝也然且不可況以師與人臣涉其國而伐其君乎其不足以服諸侯明矣嗚呼周之失鄭失號皆繇於失政而師政之大者也可數數失哉鄭號失諸侯以之無惑乎王之不綱也

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

桓公十一年

祭仲非權也戰於利害之交而辟害以卽利也莊公拔仲於封人小吏之中而寄之以百里之命六尺之孤仲之報莊公宜何如哉且夫本立昭公者仲也狐埋之而狐搢之何以定社稷自仲之盟於宋而立厲公也厲公入而昭公出厲公出而昭公入而昭公弑而子亶立而子亶殺而子儀立乃至厲公復入於鄭鄭然後定蓋鄭

之易君者五國亂者二十有二年則仲之爲宋立突召之也方宋之誘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仲於是惴惴焉與宋人盟而以厲公歸而立之宋以死懼仲仲懼死而盟以爲將免於死也死之可免而姑以盟權之爲道於是乎用之仲於此時與宋人盟以免其死及其歸矣毀其盟而輔昭而告於諸侯以拒宋是我有辭而宋無辭也宋烏能毒我哉然則盟以給宋者權也盟宋而遂去忽而立突者非權也陽辟其害而陰利之也是故厲公立而仲相之相且專焉取忌於厲公以有雍糾之事仲苟弗利乎鄭國宜可以奔矣弗之奔而殺雍氏遂逐厲公豈所謂難進易退之臣哉彼昭公之復入也安仲而不之罪其先必有衷焉者也故昭公德仲以與之共國焉則可謂親於昭矣奈何高渠彌之弑昭又立於子亶之朝而不去也智免於子亶之難而託詞於事昭之忠誰其信之仲若曰有廢君吾伏焉有立君吾仕焉而已矣不有子亶之難又安得子儀而立之也然則祭仲之利利在立君而已矣不然鄭何以有易君無易祭大夫耶由公羊子言之必以仲爲得古人之權乎逐昭而立厲權一矣又逐厲而納昭權二矣昭弑則不誅渠彌而從子亶權三矣子亶弑則舍厲公而又立子儀權四矣仲何權之多乎夫權反乎經以爲名者也可以一用不可以再用仲佞人也貪人也利之而已矣烏得權

祭仲二

祭仲非權然則權不可設乎曰權君子之大用也道無權不行如之何其廢之吾之所諍者公羊子之權云爾公羊子聞古者有權之一名而以與祭仲則是未知君子之權也夫權也者借名於稱物之權者也物或中于

石或中五百石或四三石或不中其成數而有贏於外有縮於內今有市師爲目料而手計之其輕重少多未必得其實也屬權於衡而視之權在是數在是矣物有一定之數則權有一定之位權之移也爲其數未定而移非移數以就權也然則權者經之至者也君子以經之未察而權以出之以經之未申而權以達之者則有矣未有反經以爲權者也一銖一兩之爲物物有本數之銖兩焉則權至乎其本數而不移一是一非之爲事
事有本分之是非焉則君子之權至於其本分而不過蓋濟於事而合乎道故權貴今以我之介於死生也將以生易死於是乎用權則是以生死衡權非以權衡生死矣以國之介於存亡也將以存易亡於是乎用權則是以存亡衡權非以權衡存亡矣如此則有生與存焉耳矣安所見權乎故公羊子所謂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者是也所謂權而可以生易死可以存易亡者非君子之權也君子之權經而已矣公羊子有反經之見以言權則天下後世亂臣賊子孰不藉權以爲口實是術之尤者也非權也余以爲經與權爲一物惟聖人爲能盡權之用故曰權誠懸天下不可欺以輕重度誠懸天下不可欺以長短豈非經之至者乎知經然後可以權公羊子之賢祭仲忘經而取權者也權不可爲公羊子用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

桓公十七年

人君不畏天則戒心不生而不可遏其邪以從道故春秋日食星變必書所以助人臣之諫也古之諫者或舉民瘼或本天意以進戒於君禍福將至則弭於先事其事既啟則救於垂敗惟稱天以言則臣不得爲謗君而

劉切聳動足以回人主之聽人臣無恃恃天爲君畏故有以作其敢言之氣而納君於善也至於日食星變付之有司之掌而以爲有常數可推測則人君弗畏之矣天且不畏而況下民乎漢儒災異之學因於春秋非漢之人自創之說也詩書以來有之矣莫不稱天以考徵其政也惟變災異爲讖緯則漢儒之失耳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日有食之是則日亦有傷之者焉或外傷之歟或內自傷歟皆不可知古人以其不可知也而以戒於人君其事在內則以內辭明之其事在外則以外辭明之雖有闔蔽之主必且深思以尋求其致此之故夫然後人臣之略得以陳於朝廷而資其用焉何則以其不可知故足以爲警也後世算天之術益工司天之官益設其年月日時深淺皆可以預定而先告之於朝於是人主乃知日食之有常數而出於度道疾遲相掩相侵之故則日食非災矣日食非災則其象不爲人君見矣其視天與人主遼然絕不相關而又烏足畏乎故人主莫不自聖其所爲而人臣不得稱天以爲之諫雖宮中有失不得而幹旋也雖國內有賊不得而鋤決也自古之世皆以爲日與君一體其災異仍見與政相應今判而爲二遼不相關矣矧月食星隕地震山崩火災水溢螟螽蠹賊厲之屬其奚足以嚶嚶相溷乎嗚呼甚矣哉小術之害政也司天之官不設可也桓之十七年冬十月朔日食春秋不書日左氏以爲官失之者左氏徒見古者天子有日官以掌日之記注而不知聖人之意不在於必日也必有其日則食之期可知必有其日以求其數則食之事可知是欲知其不可知而廢警戒人君之義也天不足以治人主矣人臣之欲諫者毋乃孤